

踏访无梁殿：搁浅在“过去”“未来”之间

记者 魏勇 孙妙鸿 实习记者 陈楚珺



远眺无梁殿所在的汉滨区关家镇乌垭村

经济特刊



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

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第34期(总第764期) 5版

经济特刊编辑部

主编 陈俊
执行主编 来庆琳
电话 3268512
邮箱 akjtk@163.com

喜看高桥新变化

通讯员 王治新 王海波

一条条水泥路通到农户的院子里，干净的自来水流入农户的厨房里，搬迁群众在社区工厂里上班挣钱，崭新的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和广场，显现出脱贫后的白河县西营镇高桥村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喜人的变化。

过去的高桥村是白河县的深度贫困村，无论是经济建设、基础设施、还是交通条件，各方面都比较滞后，没有集体经济，也没有主导产业，办公场所是20年前村民集资兴建的4间两层简易房屋，下雨的时候还漏水。

近两年来，在市委组织部、市委老干局的帮扶支持下，高桥村党员干部群众抓住机遇，务实苦干，硬化通组公路14.5公里，兴修水利设施4处，解决了全村506户的安全饮水，发展核桃、柑桔等富民产业2300多亩，兴办了1个400平方米，可供40余人就业的新社区工厂，特别是建成了设施完备、功能齐全的村级党群综合服务中心，顺利实现了脱贫退出，村容村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党建引领创业就业是该村的一大特色亮点。高桥村鼓励党员能人大户带头外出创业务工挣钱，全村在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西安等地创业务工人员老板有70多名，带动全村60%以上的农户462人靠外出务工创业就业，实现脱贫致富。

根据有关数据，高桥村的户均存款、人均存款均超过全镇平均水平，已经从一个深度贫困村，逐步变成了一个经济厚实、相对富裕的村。该村还先后获得了“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”、“全市脱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等荣誉称号，目前正在积极创建“市级文明村”。

“天气好的话，站在无梁殿那片山垭上可以看见安康城。”上山之前，无梁殿遗址保护协会会长陶玉新告诉大家。

无梁殿，实则是统称。距安康城区25公里的汉滨区关家镇乌垭村，一处三面环山、中间略低的山垭间，无梁殿、玉皇殿、祖师殿、麻王殿、财神殿及人工开凿的雷神洞共同组成了被称作无梁殿的建筑群。

暮秋时节，山间木落烟深，景色清幽。上山的小径已被荒草掩埋，向导挥舞弯刀刈出一条路，大家紧随其后。一路边走边看，到达山垭时，已过去了半小时。

抵达目的地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散落四处的碎砖瓦。昔日的大殿已不复存在，靠在断壁残垣旁的石碑字迹斑驳，碑帽则被沉入了许家河水库。只有正殿的石梯，虽青苔遍布，精致古朴的花纹还依稀可见。

近千平方米的场地上，只有2间新建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着，屋内白底红字的“无梁殿保护协会”牌子引人注目。一边收拾屋内，陶玉新一边介绍，无梁殿落成于明朝嘉靖六年(1527年)，因是用青砖、石头砌成而没用任何栋梁的奇观，是为无梁殿。近五百年间，无梁殿香火不断，也曾鼎盛一时。

解放后，无梁殿划归公有。陶玉新回忆说：“道人进入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，道人羽化后大殿无人照看，砖瓦被用作修政府、盖学校，甚至大一点的块状石被村民

凿成了猪槽。后来，殿里被搬得什么都不剩了。”

时至今日，村里虽自发成立了保护协会，但因缺乏资金和系统管理，无梁殿已然成为了一处遗址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向前。

不过在陶玉新眼里，无梁殿并非没有机会焕然一新。“以前每逢初一、十五，都会有人来烧香祈福。今年疫情期间出行不便，安康不少人自驾游到无梁殿来，只可惜在这边的开发没有跟上，留不住游客。”

没有开发经营就没有收入，自然也就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保护。技术手段跟不上，一些文物被挖掘出来也只能再填埋，避免破坏式开发。无梁殿也随之被进一步“雪藏”。多年来，这样的恶性循环让陶玉新揪心。

然而其实早在2018年，关家镇乌垭村“天池山田园综合体”项目就将无梁殿纳入其中，计划通过3-5年的建设，把规划区建设成为集森林体验、科教观光、健康养生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。

据悉，天池山田园综合体项目总投资为161723.19万元，囊括磨沟河环山绕水形成的10公里长的山水游憩景观带。项目建成后，可辐射带动周边关家、坝河、张滩三个乡镇的农业、服务业、旅游业发展。在去往雷神洞的小径上，同行的关家

镇党委委员胡甲超告诉记者，天池山田园综合体项目于2018年3月立项，原计划2018年8月24日举行开工仪式，但由于涉及水源地保护和环境影响评估限制，加之土地性质变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最终导致项目建设搁浅。

“目前，项目前期林地、土地等审批手续已撤回，原项目建设公司也停运，原投资方投资意向有所减退。”胡甲超清楚，项目体量太大，政府配套、政策界限、各部门协调衔接等硬性条件配合起来错综复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不开发等于慢性破坏，开发又步履维艰，无梁殿仿佛进退两难了。

“慢慢来嘛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事儿了。十几个亿的大项目动身起来困难肯定也大，我们可不可以小范围，有重点地边保护边开发？”和陶玉新的想法不谋而合的，是乌垭村正在发展的观光种植。“关家镇离主城区交通方便，发展观光旅游有区位优势。乌垭村正在规划樱桃观光种植，先把客流引过来，围绕观赏性做产业规划发展。”胡甲超边说边指向山下一片开阔地带。“而无梁殿作为乌垭村旅游资源的核心竞争力，后期发展我们拭目以待。”

山风吹，迷雾散，站在山垭的旧址上骋怀游目，二十多公里外大厦如林、交错错落，正是金州城。

去过无梁殿的人，心情一定是复杂的。

从安康城区驱车，大约四十分钟便能到汉滨区关家镇。从乌垭村天池山脚往上，寒山石径，落叶萧萧，人也不禁在缥缈的雾中平静下来。

但终于一路手脚并用爬上山垭，眼前散落四处的碎砖瓦、靠在断壁残垣旁的石碑、和虽青苔遍布的石梯，却让人心中产生巨大的落差。

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，无梁殿落成于明朝嘉靖六年(1527年)，因是用青砖、石头砌成而没用任何栋梁的奇观，是为无梁殿。近五百年间，无梁殿香火不断，也曾鼎盛一时。

解放后无梁殿划归公有，砖瓦被用作修政府、盖学校，自此荒废。时至今日，村里虽成立了保护协会，但因缺乏资金和系统管理，无梁殿已然成为了一处遗址。只有每逢初一十五或天气好的周末，才会见到游客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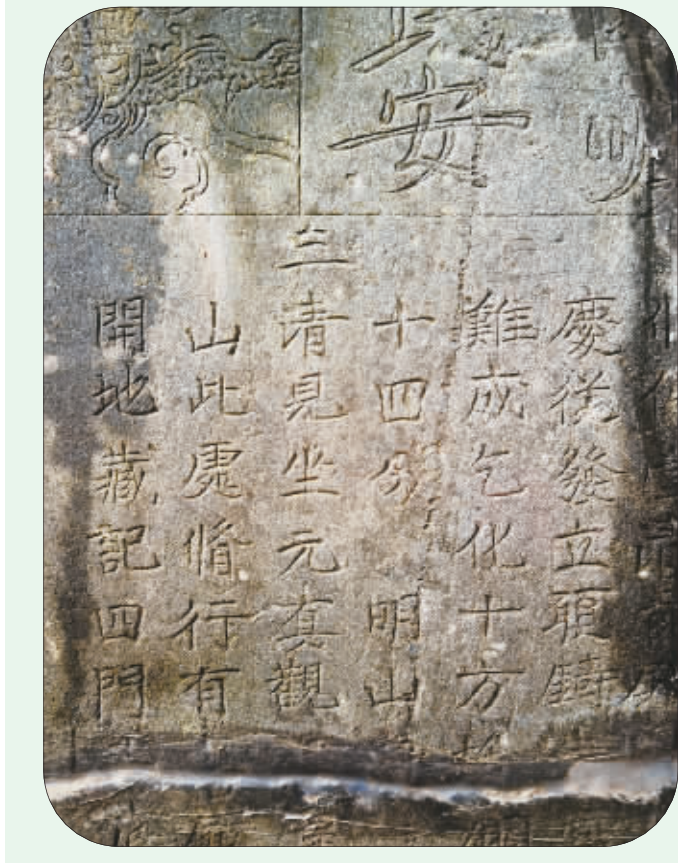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要真正算一算，安康周边如无梁殿这样兼具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的古迹并不多。如果放任其自生自灭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因为从实际出发，虽然当下乡村旅游的市场规模日甚一日，但是产业机会并非均匀分布，只有离市中心不远，并且具有独特观光价值的极少数村落，才有机会经受住市场的考验，而后茁壮生长。

古迹是真的，有文物和文献可考证。不到位的保护开发也是真的，从当地搁浅的旅游开发项目可见一二。早在2018年，关家镇乌垭村“天池山田园综合体”项目就将无梁殿纳入其中，但项目投资高达十亿，政府配套、政策界限、各部门协调衔接等硬性条件配合起来错综复杂，目前项目仍处于搁浅状态。

其实在全国范围内，这类的项目不在少数。建设完成了，引来的游客规模和消费水平难以带动农民致富，后期维护压力也过大，这些问题都很常见。很明显，脱离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“被开发”，不如立足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，在不破坏区域传统特色的前提下，规模适度、探索开发。

站在无梁殿遗址上远眺金州城可以发现，其实安康城区的发展很有限，而在安康“一小时经济圈”甚至是“半小时经济圈”里，一些小城镇充满了可能性。安康城区附近的好几个类似于无梁殿的古建筑群，就说明了数百年前的城市建设者已经拥有这种意识。如今社会经济基础更好了，在新型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，我们也应当做得更好。

回到无梁殿，如果十几个亿的项目不行，几个亿的行不行？要保护水源地不能大规模开发，小规模保护性开发可不可以？用地征迁存在困难，利用当地已有的空置民居是否具有可行性？……或许，这些设想中都藏有解决问题的答案。



安康「一小时经济圈」内，还有多少宝藏正在消失？

陈楚珺

在主战场挂职 在最前沿战贫

通讯员 唐波

作为脱贫攻坚“教育脱贫一批”派往县区攻坚的挂职干部，他勤勉尽责、担当作为，用实干诠释“挂职”的真正含义；作为担任县区教育脱贫工作的“主攻手”，他深入探索、攻坚克难，积极打造教育脱贫工作“样板”；作为部门驻村帮扶的分管领导，他下沉一线、用心用情，全力以赴战贫“一盘棋”。他就是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市教育体育局派往紫阳县挂职的扶贫干部田先波。

主动作为 勇挑重担走在前

2017年5月，经市委组织部考察选派，市教体局党委推荐市考试管理中心(市招生办)二科原科长田先波同志，代表脱贫攻坚市级部门到紫阳县教育体育局担任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，负责教育脱贫工作，原定挂职期限两年。

出发前，妻子坚决反对，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，两岁的孩子需要照顾，家里最缺人手。而且他自己血糖高，需要长期服药。但他深知临阵受命就要勇担使命，既然组织选派自己就要一往无前，最终他说服了家人，带上简单行装，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“战斗”。

没有扶贫工作经历的他深知，要抓好工作必须从头开始，多下苦功，而且要比别人下更多功夫、做更多工作。

从到紫阳那天起，他白天在镇村、在学校、在田间、在地头“跟岗”，晚上就在办公室“恶补”脱贫攻坚政策。努力总有回报，几个月后，他就从“新兵蛋”迅速成长为“主攻手”，先后担任全县脱贫队伍大培训行业脱贫政策主讲人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教育脱贫办公室主任，兼任相关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副队长。

在深入学习和广泛走访的基础上，他充分认识到，要发挥教育脱贫“斩穷根、固根本、利长远”的战略作用，就必须完善机制措施、夯实工作基础、规范政策落实。为此，在制度保障上，他向县局党委提议并获准实施“党建+教育脱贫”工程，将教育脱贫核心任务通过“党委+党支部+党小组+党员”的责任体系分层推进，压紧压实了工作责任。

在机构保障上，他主导把原先各校的学籍管理、资助管理等部门进行整合，设立教育脱贫办公室。在机制保障上，他牵头制定《紫阳县教育脱贫考核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了从县局到学校全覆盖的教育脱贫指战机制、宣传机制、责任机制、督导机制，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，明确了工作重点，增强了工作指向。在人员保障上，他突出“硬抽人、抽硬人、干硬事、打硬仗”原则，在系统内先后抽调10人组成局脱贫攻坚办公室、选派12人前往各贫困村驻村担任“第一书记”和工作队员，推动落实全员机关干部包联贫困

户，部署全县2700余名教师结对帮扶贫困学生，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帮扶“全覆盖”。

迎难而上 攻坚克难阔步行

受历史和自然条件限制，紫阳县贫困发生率高、贫困程度深、脱贫难度大。全县近5万名学生中，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就有近2万人，可以说紫阳的教育脱贫既是全市教育脱贫任务中的“突破口”，又是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

为了迅速迎头赶上，他对照教育脱贫工作要求，积极向市局领导请示，紧扣学校和教师两个关键要素，在沿用留守儿童关爱“四五六工作模式”的基础上，推行教育脱贫的包抓责任体系、档案资料建设、惠民政策宣传、贫困学生认定、资助资金发放、教师结对帮扶“六个规范”，探索实施控辍保学“九条措施”，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。

围绕“两不愁三保障”中的教育保障，按照硬件提升、软件晋档、水平提速、质量赶超的要求，他牵头狠抓控辍保学、精准资助、教师结对、困难关爱、苏陕协作、高校帮扶、社会扶贫等重点工作，相继探索形成了教育脱贫“一三六工作法”“4+4工作法”等经验做法，全县教育脱贫工作成效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。

3年内，紫阳县教育脱贫工作两次接受国家

脱贫攻坚成效考核，多次接受脱贫成效省市交叉检查、民主党派监督调研和其他各级各类核查，均取得了优异成绩。

任劳任怨 把群众视为亲人

除了负责全县教育脱贫“面”上的工作，田先波还先后担任紫阳县教育体育局包联的紫阳县红椿镇共和村、上湾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副队长。

这两个村地处偏远，自然条件较差，贫困发生率高。为了充分发挥帮扶作用，他积极协调市县和部门上下各种资源，及时调整充实驻村帮扶干部，激发“四支队伍”力量，形成了“驻村工作队干在前、包村干部走在前、第一书记挺在前、村两委抓在前”的驻村帮扶工作局面。面对贫困现状、针对问题短板，他积极协调镇村落实建设项目，先后实施了公路桥、便民桥、连户路、人饮工程、低压线路改造、变压器扩容、活动广场硬化及体育器材配备等一系列工程，受到当地群众广泛赞誉。他倡导紧抓“诚、孝、俭、勤、和”为主线的新民风建设，持续培育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。除了牵头做整村脱贫规划、落实扶贫政策、指导发展产业等工作，他还经常帮贫困户买药、买日用品。(下转六版)



建成的高桥村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和新社区工厂